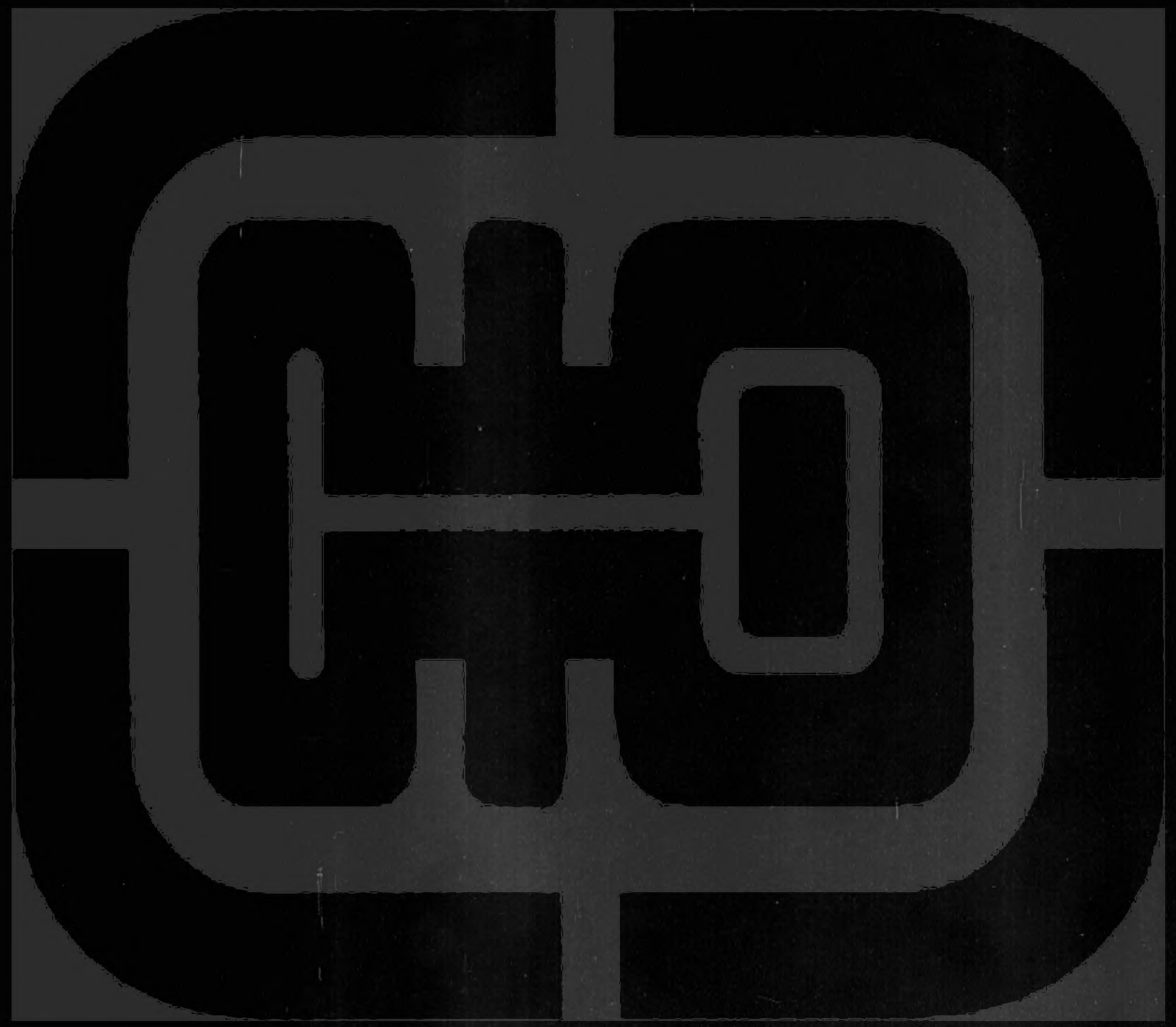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三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　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芳春共十五卷

中庸章句序

中庸序說得一箇道統之傳意思甚分明讀者不必別分節段可也今提出序中眼目便見首之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下句便說盖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曰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授即傳之也曰自是以來聖聖相承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曰若吾夫子繼往聖開來學曰繼曰開亦傳也曰唯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曰及曾

氏之再傳曰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曰程氏得有所考以續
夫千載不傳之緒至於自叙則曰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云云
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而辭者矣但自文武周召而上則任
是道統之傳者皆得以行之於上自孔子而下則任是道統之
傳者僅得以明之於下孔子之後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遂泯
孟子之後程子繼其絶至朱子而益明然是道也雖曰至朱子
而遂泯而此書則不泯也雖曰至朱子而益明非此書則不明
也子思之功於是為大

○道學之有成者始得以與夫道統道學以講道言道統以傳

道言

人心道心

有是人則有是耳目鼻口四肢之類故以耳目鼻口四肢之欲
為人心道心指仁義禮智之性則純是一箇天理非形氣所得
而雜者張子所謂天地之性也故曰道心

○天與人以人心必與之以道心以主宰之道心不雜乎形氣
而亦不離乎形氣也人品高下則以二者分數之多寡勝負而
別

○不必專以人心之得其正者為道心如此則人心之外更無
道心可言矣且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隨其所發無非天
理豈必皆從耳目鼻口之欲上發來耶但不可謂人心全與道
心相反蓋人心之得其正者亦即是道心爾

人心與人欲不同聖人絶人欲不絶人心故只曰危者安

滋異作藏

○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之類心之知覺也見孺子入井而惻隱遇嘑蹴之食而羞惡者亦心之知覺也皆就心之動處言故上無言心之虛靈知覺下只言所以為知覺者不同

人心所以危者人心發於氣若無理以御之則流而莫制矣道心所以微者正以理在氣中易為氣所汨沒故也如此看頗見明白

○先儒謂人心本危能收歛入來則安道心本微能充拓出去則著充拓出去之說似無容議收歛入來之說尚有可疑蓋人心之合乎道者則謂之道心其與道心相對者正謂之人心人心止是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已是正當節之克之使其一聽命於道心可也而乃但收歛入來猶容其潛滋隱伏於胸中何益哉非徒無益而終有害矣凡命詞不聽命於理而有意於文采或拘於隊仗者鮮不有病甚者害道

○先儒收歛人心入來之說蓋效孟子所謂收其放心之語而失之蓋心放於外者收之則存於內矣是人之良心也故利於收若此所謂人心乃對道心言者若不以道心主宰之而徒收歛入來畢竟何所歸耶必且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終至有暴著而不可掩者此必然之理也為此說者其本意固不然但其語之未瑩覈之於理則未免此病蓋致意於文采隊仗之過也

若成湯文武之為君　止　道統之傳

大全所載張氏師曾之說頗詳今備抄之間亦附一二語以發之○於湯曰仲虺之誥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

中此其最明著者也○於文王曰詩稱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而大學於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友信皆以止言之盖止者止至善之謂也即所謂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是文王以中而接夫道統之傳矣○於武王曰武王傳洪範謂皇建其有極而受丹書之戒不出於敬義之夾持則其執中之意為可知盖敬以直內而不偏不倚中之體也義以方外而無過不及中之用也其謂皇建其有極者在當時惟武王當之即所謂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者也○於皐陶則曰皐陶之陳九德先正言而後反應之皆所以明其德之不偏又同寅協恭和衷則民彝物則各得其正非中而何哉盖皐陶所陳九德見於皐陶謨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並皆無過不及之中也所謂先正言而後應之者也寬而不栗則過於寬而不及於栗柔而不立則過於柔而不及於立餘倣此亦可以槩見皐陶之能執中矣所謂同寅協恭和衷者謂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一誠無間流通融會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盖易所謂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者也又非中而何哉○獨舉皐陶而不及盖稷契諸賢盖亦舉其尤者故孟子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已憂則固已不及盖稷契諸賢矣且舜傳禹禹亦獨讓皐陶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其後禹薦盖於天盖皐陶時已歿矣○於伊尹曰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訓太甲之辭有曰欽厥止則伊尹之執中亦可見矣盖一德者純一之德不二不息之謂

也止即文王敬止之止至善之所存也○於傳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其曰道積于厥躬者體之立教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無非求中之道也蓋從諫者大君之宜用中之謂也而聖之所以為聖亦不越乎一中而已傳說欲以中道引其君則其自處宜無不中矣故曰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道積厥躬者成已也教學于人者成物也合內外之道也故待措之宜也非中而何哉○於周公曰孟子言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亦所以求合乎前聖之中道也蓋思之而夜以繼日者慎於擇其中也得之而坐以待旦者急於行其中也所謂擇之審而行之至者如此○於召公曰召公戒成王曰王敬作所

不可不敬德矣以敬為處所而居之不去則其能守中為何如蓋中庸首章所謂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靜時之敬也所謂慎獨者動時之敬也是其所以致中和者也召公之知孰中亦可見其緊矣○以上張氏註多是舉其言之見於經者要之當無行事論又按皐陶謨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和民之衷伊尹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傳說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周公曰率自中召公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此數語似於中義尤切其行事則有不盡傳於經者

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

流派所出為宗故有大宗小宗之說此謂所傳得其淵源也

○先儒謂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

其說固善但於顏曾之所以獨得其宗者猶有未盡蓋傳文約禮格致誠正此乃夫子之所以設教而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七十子亦嘗用其力者要必言顏氏由博約之誨而至於見所立之卓爾曾子極格致誠正之功而至於唯吾道之一貫方見顏曾之傳獨得其宗而非他人所得與焉

異端之說日新月盛

承上文孟子沒而遂失其傳是指孟子沒後之異端也許氏無言楊墨恐非是楊墨在孟子時已闢之矣故韓子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蓋不復昌熾於後矣惟若莊楊性惡善惡混之說莊生列禦寇虛誕之說申不害韓非刑名之說鬼谷孫吳權謀之說秦漢間任俠之士神仙黃白之說凡一切惑世誣民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皆是也豈必皆楊墨佛老而後始謂之異端哉

○老佛之徒非指老子釋迦是謂學老子釋迦之學者也蓋老子是孔子前人與孔子同時不待孟子沒而後起釋迦西番人生于周敬王時亦孔子前人也至漢明帝時佛法始流入中國耳○佛老之徒已非老子釋迦今之僧人道士又非昔日佛老之徒也使老佛若在見今之僧道當自厭絕之矣

彌近理而大亂真

吾儒之道不外乎致知力行二者而已致知者盡心知性也力行者存心養性也佛氏曰明心見性甚有似吾儒之所謂盡心知性也曰脩心煉性甚有似吾儒之所謂存心養性此可謂

彌近理矣然而吾儒之盡心知性者所以擇善以明乎道即堯舜以來所謂惟精者也彼之明心見性則以覺為妙其歸至於絕欲棄智空諸所有所謂語小則夢幻人世語大則塵芥六合者也其於吾道果同乎吾之存心養性者所以固執以守夫道即堯舜所謂惟一之旨也彼之修心煉性則以退為長箝其歸在於貪生罔利獨立物表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弱其志強其骨使人無知無欲者也其於吾道又果可同乎此其大亂真者不止一二件且如中庸之道一平可見

○吾儒格物以致知佛氏外物以為知吾儒成已以經世老氏利已而遺世

佛老之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不止一二件且如中庸之道一平佛不易之理也佛氏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何其近也又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寧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又何其類吾儒之所謂大極也吾儒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老氏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又何其類也吾儒曰不言而信無為而成老氏曰聖人處無為之地行不言之教又何其類也然究其歸則皆不免於外物以為智利已而遺世佛老之病一也蓋吾儒之虛虛而實老氏之虛虛而虛吾儒之寂寂而感佛氏之寂寂而寂

○佛氏之所以大亂真者以其動是仁義道德極有精微動人處耳此孔子所以深惡鄉愿之似德非德而孟子之深闢楊墨者以其近於仁義也若申韓刑名之類則麤淺陋道心稍明

者自不為所惑矣

子思之功於是為大

程子惟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則子思憂失其傳者今得其傳矣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則子思恨失其真者今不失其真矣亦所謂獨賴此篇之存者倍其師說而活於老佛者亦有之

如楊氏論中引莊周出怒無怒出為無為之言朱子以為皆老佛之餘緒非儒者之言也之言多雜於佛老者是也正為其涉於虛寂也○如游氏云其斯以為辭則絕學無為矣楊氏曰循天下同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何能之有朱子以為過高而不顧義

僕氏曰庸豈可擇擇則二矣朱子謂其務為

理之實此類皆雜老佛誠有所謂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昏迷惑而無所底止之意

支分節解

支是人之四肢手兩肢足兩肢也節亦是支中之節皆是借用字也下句脉絡字亦借用者脉是人身中之氣脉絡是人身中經絡也

○按與化舊說謂首章子思立言為第一支自第二章至第十一章為其節解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為第二支自第十三章至二十章為其節解自誠明謂之性章為第三支自第二十二章至第三十二章為其節解第三十三章則自為第四支也看來此說近似而實未當大抵自首章至第十一章為第一

支而拆之為十一節自第十二章至二十章為第二支而拆之為九節自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二章為第三支亦拆為十一節第三十三章則獨為一支不必拘於節解之有無盖末章再叙成德入德之事所謂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又所謂一部小中庸者無復用節解為矣夫支者大支也節者其中節段也節豈在支外哉

脉絡貫通

以支分之脉絡貫通者言之如第二支九章要皆以申明第一支中道不可離之意第三支十一章則皆承第二支之天道人道而言也第四支則本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又通承上三支之意而言也○以節解之脉絡貫通者言之如章句所謂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其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如云此章承上章舉其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之意又如云承上章大智而言又舉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也此類今不盡舉通一書皆然也

支分節解同而異也脉絡貫通異而同也分解二字意與貫通相類相因又與畢舉相對盖縱說横說要得義理周匝也○大抵非支分節解則渾而無別而義不明非脉絡貫通則散而無統而意不貫此二句一離一合言之也

詳略相因

自支節言如首章性道教是舉體要言略也則於其下十章詳之第十二章言費隱略也則於其下九章詳之第二十一章言

天道人道略也則於其下十一章詳之篇末則是復舉一篇之體要也

一說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此詳略相因其說最巧但恐當自支節脉絡上言為當不必拘於程子所云也

巨細畢舉

則謂支節中所言義理皆大小不遺也如性道教之旨無說入物存養省察之功則自由教而入之始推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自仲尼曰以下所論有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有智愚賢不肖之事又有大舜之智顏淵之仁子路所聞於夫子之勇而不備舉推此類可見又如第二支中有言費之大有言費之小或兼費隱小大之類亦是但不可如王魯齋之說專以費隱小大實之也第三支中所言天道皆大者也言人道皆小者也致曲為小能化為大誠之為小時措之宜為大又如尊德性以極道體之大者為大道問學以盡道體之細者為小故章句謂大小相資是也仲尼祖述章兼內外該本末亦大小意也天道章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可分巨細但不可拘於此言末章則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其極巨細畢舉又明矣

王魯齋又謂支節中又有小支節如戒慎謹獨分屬致中致和君子依乎中庸不見知而不悔分屬索隱行怪半塗而廢之類脉絡中又有大脉絡如誠為一篇之樞紐智仁勇為一篇之大

旨皆是也按此則詳略相因巨細畢舉亦皆有通大支言者有逐一節言者不盡然也如君子中庸為略君子而時中為詳矣大智為略好問以下為詳矣其大孝為略德為聖人以下為詳矣脩身也尊賢也為略齋明盛服非禮不動之類又為詳矣然此恐非朱子之本意

初學之士或有　止　云爾

謂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而可以助後學之行遠升高使其所立之卑近烏能梯航入於高遠之域哉盖亦所謂其辭雖謙而其所以自任之重實有不得而辭者矣

中庸序

中庸

鄭氏謂此二字盖是編書者所立以見一書皆中庸之道非子思當時自取此二字為名也愚以為當時子思特為憂道學之失其傳而著此書將以垂之萬世宜不容無箇名以舉之且中庸二字發於孔子而述於此書其義最為廣大而悉備尤為精實而切至名篇之義無以易此者疑非子思亦不足以與此今以為非子思所自名未見有何證據而以為出於子思自名者亦未見有何妨嫌也且如後人凡作一篇人事文字或一小詩亦須自題箇名況傳道垂世之書乎此雖非大義所關然天下無理外之事亦所當論也

朱熹集註

此中庸章句也而刻朱熹集註四字於篇名之下殊為可疑盖以為朱子所自筆則不容下箇集註二字當曰朱熹章句也若後人所筆則又不當下箇熹字當曰朱子章句也此盖出後人之妄也可以削去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偏是我這裏偏向去倚便是靠着那箇東西了如七情之發其初或偏向在喜邊去其後也結裹成箇偏喜了偏倚之相承亦猶意必固我之相為次第云○子路問強章章句云倚偏着也加一着字便自有辨矣

按自有道統之傳以來所謂中者大抵多就用處言之自用處言則只着得無過不及之說見於經典者如虞書之允執厥中與論語所引允執其中及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以至中庸所載中庸其至矣乎朱子皆只釋為無過不及之義者盖先之授舜舜之授禹與孔子之教詔門人者大抵都就應用處言之於無過不及之義為切也若子思之著是書獨取中庸二字以為名則舉道體之全而言該動靜體用而無遺者也故朱子無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義而釋之且如首章述所傳之意以立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則未發之中也道即性之見於日用事物之間者已發之中也是已無體用言矣下文便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其無體用尤為昭然盖首章之言乃一篇之體要其致意於體用之無舉者如此次章言君子

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君子之德分明是以體言也隨時以處中則爲無過不及之義矣其無體用又如九經以脩身爲本其言脩身之事曰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又主於内外交養而動靜不違其致意於體用之無窮又如此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此非小節目也故朱子於中庸名篇處必契緊爲拳者詳之曰云云非過於求備也知子思所以名篇之意決是舉象形（）道理但至於中則不容有改易矣故堯舜以來只說箇中至孔門而復加之以庸其義益精且備矣非中自中庸自庸也惟中故可庸庸字特以申替中字耳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道理二字對舉之亦互文耳若細分二字之義則道以統體之全言理以其中條理言如仁道也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類皆其理也義道也自君臣之敬以至於敬長尊賢之類皆其理也此處則不必泥以此義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

○心法二字鄭氏謂心即中也乃禹謨道心之心字心法謂此書所言者無非此心之體用也其說似未安蓋法字屬人以學言也故謂之傳授心法若心之體用只是據心而言未着得一箇法字愚意喜怒哀樂之未發心之體也存養此心之體者心法也喜怒哀樂之既發心之用也省察此心之用者心法也且

其發也或為三達德或為五達道或為九經或為三重無往而非中庸之道心法之所在也

其書始言一理

指天命之謂性言即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中散為萬事

如戒慎謹獨致中和三達德五達道九經三重與凡大孝達孝天道人道之屬皆是要非性外物也

末復合為一理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即大本大原所在又萬事之所自出者也○或謂始言一理通指第一章末復合為一理亦通指第三十三章不宜專指天命之性及上天之載二句此說似是而實非蓋程子時中庸一書只是籠統一篇初無三十三章之別自天命之性至上天之載是始之以一理復終之以一理也故朱子小註云云而或問於誠為一篇之樞紐一段亦獨提綴此二句不容有他議矣或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未章特以明聖人不顯之妙耳豈固以明一理所在耶曰不顯之妙與天合德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茲豈非一理所在耶

由一理而散為萬事放之則彌六合也由萬事而合為一理卷之則退藏於密也○放者自卷而放也卷者自放而卷也要相因看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亦姑以形容其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內耳此只據書而言果必謂卷舒在我也○六合謂上下四方也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總六合

而言也

其味無窮皆實學也

○兩句相與應如管商之權數似乎有實用者然理味無取焉如老佛之清虛似乎有理味者然而無其實焉其味無窮皆實學也此所以為中庸也

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

○玩索二字須要自家體貼得盡必虛心涵詠切已體察至於書中之心書中之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然後為玩索而有得然後終身用之不能盡盡先儒有云以我視書隨處有得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自失言也○虛心涵詠切已體察八字實讀書之要法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子思子首釋性道教之名義者蓋於名義之辨有所未真則於趨向之路或有不得其正此其所關繫最不細而為道學計者最宜先有以別白之也○蓋當時異端之說亂真將性道教等名字大槩皆錯解了故子思於此推本其義而正言之曰如此而謂之性如此而謂之道如此而謂之教此乃堯舜禹湯文武至孔子所謂性道教者然也外此則皆異端之說矣

凡聖賢之著書以明道欲人之躰是道也欲人之體是道必先發出道之所以為道者以昭示之不然何以使之知所用力而不差其所向之路哉此三言者大槩欲人知其皆出於天而備於我也若非其出於天而備於我亦雖以責人之必行矣○教

脩乎道〻出於性〻命於天天一而已則性道教豈容有二哉

天命之謂性

獨言天則地在其中矣盖天包乎地〻之下皆天也陽全而陰半也形亦是如此理亦是如此凡地之所生無非是得於天之所施所以謂地對天不過也所以獨言天命也○程子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邵子曰道為太極盖太極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変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矣所以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云云也不然天何以統乎陰陽五行耶楚詞天問篇朱子註亦謂言天而不以地對者以理言也即所謂上帝降衷即所謂天命之性也○天包地則太極之全體亦在其中矣故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

○氣以成形○氣謂陰陽五行之氣〻本一也分而為二則曰陰陽析而五之則曰五行天之所以化生萬物者惟此而已矣故曰氣以成形如木以為肝火以為心金以為肺水以為腎土以為脾此五臟之出於五行者然也又以外體言之火為目水為口左耳居東方屬木右耳居西方屬金而鼻則屬土也又通一身而論其得於五行者如吳文正公詩云氣火血脉水骨金毛髮木五行皆有土四物載於肉是也又內外五行及全身五行其生也各分元亨利貞四段子是又一條五行也盖天一生水時生意方萌始有蒸潤之意水煖後便成火盖生氣已旺矣由是漸向於實而為木及實之堅而為金合成一物而歸於厚則為土盖五行有橫者有直者而直之中又有橫〻之中又有直

錯綜之遍無少縫隙必兼言之其義始備皆氣以成形者也有氣斯有理木之理為仁火之理為礼金之理為義水之理為智亦各有所屬也此所謂理亦賦為者也

○健順五常之德○兼人物言自動物言之如或問所謂虎狼之父子仁也蜂蟻之君臣義也豺獺之報本禮也雎鳩之有別智也至於信則其性之出於實然者是也又如燕鴻之去来有期亦信也蓋仁禮亦屬健義智亦屬順也若植物之五性似當就其五味求之蓋酸者得仁之理辛者得義之理苦以炎上為得禮之理鹹以潤下為得智之理就四味中求其中實者則為是

得信之理矣五者亦分録於健順也此可見禽獸草木之各有性也但不得一一與人道相類蓋氣有偏正而理亦隨之此自

其分之殊耳○章句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即此理氣之際乃程邵二先生之孝之所以微有不同者也蓋邵子之學固未嘗不尚理但不免多從陰陽五行氣数上看工夫以此於数字甚精而於修為之功經世之務或略若程子則以所賦之理為主其學使用在下文所謂戒懼謹獨以至於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務以全其所賦之理而成其參贊之功雖亦知有数也然所主在理此則自古聖人所以自家做人與所以教人做人者之正術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者也而邵子於此略焉故一聞杜鵑啼而遂無意於當世

率性之謂道

○章句云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

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或者於此多錯認道屬事物不知道自屬我也蓋道由性而出惟我有是性則臨事物時只據吾性所發便一一有箇當然不易之理在若天素所安排者矣故曰率性之謂道只是觸事物而見道它初不屬事物也○或問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前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為而言也此說於率字義甚解得分曉精矣哉蓋率猶也猶言依也不是持循遵循之謂

性道教三者一中庸也何則天命之性不偏不倚之中也率性之道無過不及之中也脩道之教又只是裁其過不及者而使之無過不及以中天下之不中也而庸不外是矣○性出於天

故曰天命之謂性道者性之動處也故曰率性之謂道教者道之準則也準則必出於聖人故曰脩道之謂教也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不涉人為至教方是聖人所立然亦非以己之私智為之也故曰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也

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今之板行章句凡四處改舊本皆因先儒陳氏之言而改也其一天命之謂性條舊本云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孝者知之則其於孝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今本改作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而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

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按三說俱出朱子親筆似非後李所敢遥擇於其間但朱子當時自有去取必是一說最精者愚意當子思時未必人人皆能知事之有道皆能知聖人之有教也且舊本曰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則於後本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意已該了而又不失卽備於我一意況舊文末云李者知之則其於李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此一意尤最切要可惜今本去了也惟人之所以為人一句似欠了性字然而人之所以為人者卽性也性字意元不失也疑舊本尤為精美○其二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條舊本云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今本改作若其可離則是率性之謂哉改本豈是未精者但以舊本勘之道便是率性

之謂矣似不必於此處方下寧言之若必用此句則須上句亦貼云道也者率性之謂也故不可須臾離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尤為相照應也又或問有云若其可以暫合暫離則為人力私智之所為而豈率性之謂哉人力私智即舊本所謂外物者此用反詞明正意其於道字有相當處視改本之意為更足此節似亦不必改舊本也○又其一莫見乎隱條舊本云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愚意既是隱微之中也今本添兩字云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則鉅只用滋長二字亦自是潛滋暗長者矣儘未為欠字且見無贅空亦似舊本已精者○又其一天下国家可均也條舊本云三者亦知仁勇之事矣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

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今本改為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愚意自古亦有均天下國家而合於中庸者堯舜數聖人是也亦有辭爵禄而合於中庸者孟子魯仲連是也亦有蹈白刃而合於中庸者比干是也若謂其皆倚於一偏則詞氣之間似為稍勁未若不必字之為從容圓活也况力之能勉者正以其質之近似也故舊本云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今本改本謂質之近而力能勉則是以資與力相對說矣雖其意或未必然比詞氣之間終似不如舊本之為圓活也愚意舊本正是朱子後來之定本而今本乃是朱子未定之本或者錯認而謂改之耳不可須臾離也

今人多說做須臾離道不得以不得二字當不可二字恳以為只當用不可二字遂他觀或問有曰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若是離他不得又何以能失之章句又曰不使離於須臾之頃又曰以至於離道之遠若是離他不得又何消說不使離又何以能至於離道之遠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而非率性之謂全按暫合入合之也暫離入離之也合則於事有所益所謂循之則治也離則於事有所損所謂失之則亂也是其或離或合亦皆在乎人耳而又何謂離他不得乎○須臾非專指不睹不聞時也惟是道不可離於須臾故雖不睹不聞之時亦須戒慎恐懼也雲峯就以不聞不睹為須臾則泥矣○不睹不聞即是未睹未聞以其未與

物接故無所睹聞也人一應事則耳目便有所屬而有所睹有所聞矣

章句道也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此處不可讀斷了須連下面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總做一大句讀方於道之不可須臾離之意為盡或者乃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數字為釋道字之義則誤也然只味此數字亦已略見得道不可須臾離意矣但必須有下面十數字其意方足○既曰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矣而又曰皆性之德而具於心自表而言及裏也既曰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矣而又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又自裏而言及表也夫何故盖心雖主乎一身而其躰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匕雖散於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吾之一心理與心本是相為表裏者故朱子於訓義間亦一裏一裏言之以見道之不可須臾離者如此

或問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八字是極其大且遠而言之以見道之不可須臾離耳今人皆以充塞天地一句貼無物不有以貫徹古今一句貼無時不然為稍泥矣盖所謂無物不有者謂自吾身之所具如耳目鼻口四肢之類吾身之所接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類以至於大而天下國家之故小而動靜食息之間微而禽虫草木之屬凡所遇之物所觸之事無不各有箇見成當行之理在如此說方為切於道不可離之意惟極其大而言之則曰充塞天地耳無時不然云者則謂其自不睹不聞之前以至於應事接物之際無時而不有道在也坐如尸坐

之時有道也立如齊立之時有道也終食之間則終食有是道也造次顛沛之際則造次顛沛有是道也時乎富貴時乎貧賤時乎患難夷狄無所往而不各有是道也如此說無時不然亦方為切於道不可離之意極其遠而言之則曰費徹古今為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其說雖無大必以充塞天地貫徹古今為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其說雖無大害然亦有毫釐之差或問之言元有斟酌讀者往往指為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之正義似失其旨耳○或問云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此治亂非就天下國家言治理也事得其緒之謂理亂則不理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隱暗處也指心曲中言微細事也指一念之動言方一念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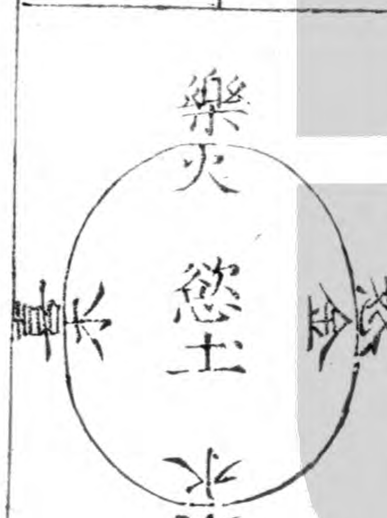
便是細事上字不可深泥也解字法如此耳暗處之處字亦然隱微二字只是一件○既謂之隱而又曰而致察則似專言微又曰君子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則又似專言隱以此見隱微二字只是一意全在獨知上見得故或問莫見既謂之微而又曰莫顯者此意全在獨知上見得故或問云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信乎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矣聖賢之言句句是實事也

○以至離道之遠也○上只云不使離於須臾之頃此却云離道之遠者蓋隱微之際乃一念方萌之初若未有相遠者然理欲從此一分則或日進于高明或日究于汚下而聖狂遂異域矣

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曰以至於離道之遠也以至二字是語其勢之必至者異說謂不睹不聞時而不戒惧其離道猶未遠以其特須臾之頃耳君及其已發而不之謹則離道遠非特須臾之間也此說似是而非蓋上文須臾二字所該至廣故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說於須臾三字太輕看了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本是有七情今只言喜怒哀樂四者何也樂兼愛哀兼惧怒兼惡惡屬土而無不在也又約而言之只是喜怒二者而已喜屬陽怒屬陰故大學言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凡五事而下面只以好惡二字該之○喜屬木樂屬火慾屬土怒屬金哀屬水蓋五性出於陰陽五行七情亦出於陰陽五行也○喜怒哀樂與



側隱羞惡辭讓是非究竟只是一箇情其未發也渾然在中則謂之性也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即是率性者也失之則亂而不和矣和者無過不及也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詞雖異而旨則同

曰情之正也傳見那不和者非其正矣故上文只曰其未發則性也而此即發箇正字以其自有不正者○情之正者是從本

性發出隨感而通者也其不正者是感於物而動所謂欲動情勝者也故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得有已發之和○朱子曰靜而常炯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精矣哉精矣哉○或曰天命之性只有仁義禮智及其發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今畧此不用而用喜怒哀樂何也曰子思孟子立言雖殊然要之亦只是一理蓋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見於日用應事接物之間究其目亦不過只喜怒哀樂而已如惻隱於孺子之將入井便是哀之中節者蓋已之不善便是怒之中節者辭讓之中有因喜而辭讓者亦有因怒而辭讓者至於是非必喜是而怒非必以此觀之喜怒哀樂之情與惻隱羞惡等情初非判然不相關而仁義禮智之性與喜怒哀樂未發之性亦非判然二物矣但謂之中和則與不中不和者相對尤見得不容不加戒懼謹獨之工夫耳

天下之達道與率性之謂道二道字大同小異彼道字對性教言則為義理之名目此達道字對大本言則為和字之名狀若必全以為同則上句當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性也其可乎率性之謂道七字雖訓云循路也然須看一箇循字便見其小異處若只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不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則亦未見得未發之當存養既發之當省察也蓋未發而無以存養之則大本不立既發而無以省察之則達道不行也○章句謂此言性情

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者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性情性之德即道之躰也情之正即道之用也人孰無是性情哉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味或問之意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兩句皆在致之一字內戒懼謹獨是由教而發端也自此而至於無少偏倚無少乖戾者工夫之所至極也故曰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

自戒懼而約之○約是愈細意與精字同類乃約而不放之意不是簡約要約之約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裏貴乎約審幾微處貴乎精二字下得尤不着○至靜至字與以至字只可略帶過下讀或者誤認或問之意而以至靜為不睹不聞之前者亦非也蓋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此處不可讀斷了須連帶過下文數十字讀之則其義不辨而自明矣史氏之說似未安

或問自其不睹不聞之前○不睹不聞只是未睹未聞也前字是指此未睹未聞時而言對下文隱微幽獨之時念慮已動之時則此固為前也○或問愈嚴愈敬與下文愈精愈密字一例看不可泥前字為指不睹不聞之先而貼愈嚴愈密字意也其曰愈嚴愈敬愈密亦只是言其工夫之愈進愈熟耳若夫動靜之際則豈得有高下之別哉○史氏謂天地靜是自外靜至內必耳目無所睹聞於外矣然後此心方寂然不動於內內

即所謂至靜之中也此說似太泥是蓋以為有箇不睹不聞之時節又有箇不睹不聞以前之時節也不睹不聞之時只可謂之靜必至於不睹不聞方得謂之至靜之中也然據其說則所謂至靜之中者畢竟亦只是不睹不聞而已雖曰不睹不聞之前而究其所謂不睹不聞之前者要亦不過止是不睹不聞而已蓋不思致中和者與夫由教而入者其地位之高下固在於工夫而不係於動靜間也工夫有淺深動靜無優劣史氏却將朱子章句斷續看了故失其命詞之意而為此曲說也○史氏下文又曰動是由內動出外必一念萌動於內矣然後與事物應接於外外即所謂應物之處也此說恐亦非也蓋以應物之處在一念萌動之後不知若無箇事物在則此心何緣有動而所謂動者又何所寄也縱事未到我面前我既一念萌動此一念便有所屬矣便即是應用矣何謂後此乃為應物之處乎史氏之說總是不知工夫有淺深而動靜無優劣故也○章句以至於至靜之中以至於應物之處此處不可讀斷了蓋不用至靜之中字無以起下文之無以偏倚而其守不失不用應物之處字無以起下文之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安可泥此而以為上面之靜猶未是至靜之中上面之動猶未是應物之處邪

須要知中和之相為躰用方知天地位萬物育之相因也於此益可以見中為天下之大本使大本不立達道其能自行乎使天地不位萬物其能自育乎故曰必其躰立而後用有以行也

○萬化之本原以中言一心之妙用以和言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言萬化之本原猶云天下之大本一心之妙用以其和之極而無少乖戾也或問此言蓋合本文兩條而結之

章句謂天地萬物本吾一躰靜言思之理固然也蓋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不過陰陽五行而已而其陰陽五行之理則悉已交付在我之身矣是天地乃吾種也至於萬物亦同是出於天地之陰陽五行所生者直簡是乾吾父也坤吾母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如何不是一體初間天地以此理全付於我我却自戒惧謹獨而充之以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則能全盡其所付之理而又有以參贊乎天地如克肖子之能成父母之事者矣此

蓋此章之大旨也

蓋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正然後天地之身安所謂位也天地之身安則天地之氣順矣天地之氣順然後萬物之得是氣以化生於天地之間者始遂所謂育也普者宋君有仁言而樂惑惑為之退舍東海孝婦冤而郡為之大旱者三年知此則知聖人之位育果有其理矣仔細推求天地之氣順與天地位處無甚分別朱子只是於位育上各求其所以然之故則如此云耳

聖賢說致中和便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蓋功與效自相因無有有其功而無其效者凡聖賢立言規模亦自是如此且古之帝王所以能成不世之功業者皆自身心上做工夫來惟無意

於功業則已但有意於功業便須下頭做此工夫也聖賢所以動輒說道說德說精一說敬義說制事制心說兢兢業業者夫何故蓋聖賢以一身擔負宇宙間事欲爲天地立心欲爲生民立命其基址便是如此樹立凡此工夫效驗皆非迂闊之談故曰皆實學也○語類載或問朱子曰向見南軒上殿文字多是要扶持人主心術曰也要在下人心術是當方可扶持得愚謂此蓋所謂唯上下二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者也○又問今日士風如此衙時太平曰即這心身亦未見得有太平之時愚謂此即功業基址所在也○大抵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教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是工夫學者知此可以讀天下之書高論天下之事矣

君子中庸章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本文中庸字屬君子章句乃把作道理解者蓋道理本自中庸也故承之以惟君子爲能體之體之者依其本然之謂也章句體字亦從本文下句反字而生反者不依其本然者也孟子註云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如此看亦見得天命所當然一句有着落也○精微之極致即所謂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但此以理言彼以人之得

是理者言為小異耳

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朱子謂君子而處不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故章句着兩箇又字以貼本文兩箇而字之義其於動靜體用之際剖析明白矣○無忌憚者肆欲而妄行其於理之是非事之利害都不顧也

雖曰君子而又時中小人而又無忌憚其實重在時中與無忌憚上故章句自盖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以下亦獨為時中與無忌憚致詳也朱子又嘗曰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已發之中是用

君子知其在我盖中庸之道乃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者也故曰在我○或曰小人之心靜而不中者也靜而不中時猶未有事為在何以便謂其肆欲妄行耶曰靜而中者不偏不倚七情未有所向固是有靜也靜而偏倚則情有所著矣是無靜也所謂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如何得有靜如何不是肆欲而妄行故愚謂君子雖動亦靜小人雖靜亦動○小人雖當靜時其心罔罔無有定主此便是動了

章句所謂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者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是為屬君子之德乃不偏不倚之中也故能隨時以處中小人則肆欲妄行者則不能戒謹恐懼雖靜亦動也此為屬小人之心盖肆欲則妄行而無忌憚矣此正與戒謹恐懼相反○不可以戒謹

不睹恐懼不聞對無忌憚說戒謹恐懼是君子靜時事無忌憚是小人動時事觀本文兩而字及章句兩又字真所以致意於動靜體用之間者如此則於章句後段所云此意亦不可忽也

太極圖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註曰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即此理也

一說章句曰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不復及小人之心亦猶或問此章解中庸云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不及不偏不倚也蓋不及小人之心者行事時既無忌憚則其靜時所存只是小人之心亦不言而可知矣不及不偏不倚者蓋動既無過不及則其靜時所存之不偏不倚亦不言而可知矣聖賢之言語文字有不屑屑於對合者或問與章句間雖小異亦足以相發也此說是以肆欲妄行字貼置本文無所忌憚字內不以對上文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言也雖於敬肆之別小人動靜亦動之理有所未盡却以意該之亦未為失也

小人而無忌憚或問專以胡廣曲溫柳宗元為言者蓋胡廣在當時有天下中庸有胡公之譽則廣之所自負可知蓋廣本是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者也宗元嘗有中庸可以入堯舜之道之論蓋自以為知中庸矣而不知中庸乃堯舜之道所歸宿處非老莊之道也然則其所謂中庸亦胡廣之中庸耳品溫中庸事無可考但觀其贊魏徵之詞云撫我則后各盡其志沉浮變通吾道不窮是亦妄自以為識時中之道者不知魏徵臣節有虧非中庸所求乎臣之義而沉浮變通乃適足以亂乎

中庸耳故朱子特斥此三子言之皆以其似是而非也不然古之無思慮者何可勝數而獨斥三子何也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如君子中庸舜之智回之仁子路所聞於夫子之勇以至尊道而行依乎中庸不見知而不悔者便是能存養以致中而天命之性益省察以致和而率性之道行教亦在其中矣君小人之反中庸民之鮮能又賢智愚不肖之過不及人之所以不能期月守中庸之不可能以至索隱行怪半塗而廢其間人品高下固有不同然均之為不能致中和而無以立教於天下者也通此十章之言總只是首一章內所含之意序次於其左所以相發明也故曰以釋首章之義又曰以明文曰以終云○釋者有以解其義明者有以申其義也

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中性而和情也○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不偏不倚之中德也所謂君子之德也無過不及之中行也所謂隨時以處中者也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則庸矣○性情自一身言德行兼事業言

中庸其至矣乎

章句云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或謂由在上無脩道立教之君故民不興行此蓋誤認世教衰之義而以民字為專指下民也審如其說則聖人但能以中庸之德責在下之人而不以責在上之為民表者獨何理也且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亦未必不以世教衰之故蓋民即人也易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

上下言也

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既是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何故民乃鮮能之曰下章所言正是其所以鮮能之故蓋以知愚賢不肖者生稟之異而失其中又無教以裁其過引其不及而使歸於中也

道之不行也章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此中字為本文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設

鮮能知味之知所謂含知行二意又稍在知行之前故章句云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而或問亦曰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以智者之過愚者之不及為道之所以不明亦自說得然更不得如此之切盖一則全以為不足行一則全不知所以行此所以於說不行為尤切也彼知之過愚之不及間猶有知在也以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為道之所以不行亦自說得然亦不得如此之切盖一則全以為不足知一則全不求所以知此所以於說不明為尤切也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固猶有能行在也故交互言之殊不苟也

獨舉飲食者飲食人之常事而譬道不可離為尤切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生稟之異也末云鮮能知味以譬其不察啓以加學問之功也生稟雖有過不及若能加學問之功則可以至於中矣○味亦烹調到正處便亦是一事之無過不及了故以為得中道之喻

間異作固

要之智者必賢愚者必不肖不明必不行此章特以分繫於道之不明不行耳故道其不行矣夫朱子註曰由不明故不行且舜之智自能用中回之賢亦能擇中而朱子前註亦曰賢者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智者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求所以行意自周矣

道其不行矣夫

或謂道其不行矣夫專指智者過愚者不及不宜通承上章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以為道不行曰如此則人皆曰予智其不智當起道之不行而反以起道之不明何歟蓋孔子之言初不為中庸設本是平日零碎說話子思采集將來以發中庸之義其相承次第亦止是其大意云耳豈得一一若合符契哉

其大智也歟

舜好問者已知乎未知乎曰聖人固無不知然亦有所未知者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亦有雖知而未能自信必取質於人者如孔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若曰已知而復問則是偽也聖人無偽若先儒說孔子雖知亦問朱子以置之圈外當有說也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看兩箇好字其惓惓求益之心何如哉一發於誠也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兩端是舉首尾以該其中間不止兩件而已故曰衆論不同之極致又曰猶云兩頭也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亦於性相近中舉其善惡之極致言也○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是譬喻字近多用在正講而又

不用箇如字以起之為失旨矣

朱子謂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方見是衆論不然只是兩端也如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大小厚薄輕重之間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乃所謂中也如極厚之說是則用極厚之說而不為太過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而不為不及厚薄之中說是則用厚薄之中之說此又非子莫之執中也輕重大小莫不然盖中無定體惟其是而已

擇之審而行之至○執其兩端惟精也精則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皆辨別之無或混也故曰擇之審用其中於民惟一也一則專取其無過不及者直頭做將去而其他皆不足以間之矣故曰行之至

人皆曰予智章

人何曾納於罟擭陷阱此等以喻禍機所伏耳言其見利而不見害也○利之所在禍之所伏即罟擭陷阱也因逐利而罹害也○知禍而不知避者行險僥倖也故卒不免如貪財好色彼豈不知其能致害而僥倖之念未忘苟且之習難革必至於覆敗然後已分明是知禍而不知避也

回之為人也章

如處一事也始也擇其中而行之必行之有終乃能善其事如處一物也始也擇其中而行之亦必行之有終乃能善其物是所以貴乎智也若但能擇而不能守中於前而過不及於後則亦歸於過不及而已何貴於擇哉何取於知哉○擇乎中庸自

章文而来也服膺弗失則約禮之至矣○或問曰玆賢也乃所以為智歟然則能擇而不能守者蓋其不智也乃所以為不肖歟可信智必賢愚者必不肖也

承上章大智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舜之智由之仁所荅子路之勇及人皆曰予知天下国家可均等都是夫子平日評論之言非專為中庸發也子思於中庸引之則其先後次第自有意義非偶然也故朱子以承上起下言之然深求其語次未免有不甚相貼處只當略略說箇大意如此耳不然人皆曰予知章正是不智不智則是愚者愚者不及乃道之所以不行而乃曰又舉不明之端何耶大抵重在能擇而不能守以起下章之能擇能守承上章則不智正與大智相反耳○上章能擇而不能守却又為仁可見其上下相承亦大意而已

天下國家可均也

此亦承上章之意而言蓋必如舜之智而後道可行如由之仁然後可明則中庸之不可能可知此其相承之意也其先之以三者之難者蓋人皆知均天下國家之難與辭爵祿蹈白刃之難而不知中庸之尤難也故特舉以明之愚意不可能謂不可以力能也蓋承上言天下國家之均爵祿之辭白刃之蹈皆是以力為之者惟中庸獨不可以力為也不然似說殺了而為楊雄君子絕德之論矣○章句云亦智仁勇之事要看亦字智仁勇意不重也只是就天下事中舉出至難者有此三事非是於

知仁勇三者之中各取出一事而言也兒知仁勇是子思作中庸時所立之意以是三者為入德之門耳若夫子之為此言則所發之時不一而所為發之故亦不一固未必有此意也故愚謂其相承次第亦止大槩云爾

如管仲之匡天下是能均天下國家也然不能明德新民以致主於王道是其不合中庸而徒以方為之者如夷人荷蕢之徒以隱為高不屑於當時之利祿是能辭爵祿也然果於忘世而亂倫具於中庸之道何如如北方之強者衽金革死而不厭可謂能蹈白刃矣然實為氣所使而無學問克己之功其如中庸何哉○子糾子路之死固未合於中庸然當時之死則皆宜也所以不得為中庸者在於失所事耳

子路問強章

強者力足以勝人之名故下文節節有勝人字末節則用自勝字自勝則不期於勝人而自勝人矣○南方之強不及乎中者也北方之強過乎中者也此亦且淺淺說箇過不及耳蓋此二者之強與下文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絕非其類二者止是氣質所為中庸之強則自學問克治而來其與二者非但過不及之差也然亦總歸於過不及而已○含忍如何謂之強蓋忍人之所不能忍是亦其勝人處勝人則強矣

○南方之強不及乎中者也○夫寬柔以教則誨人不倦之事不報無道則犯而不校之理如何猶謂之不及蓋此只是任他氣質做得來自不適中如夫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固亦不輕

於教也又君子有不屑之教誨如孔子之於孺悲孟子之於曹交是也而一於寬柔以教則有可以不用而用者矣安得為中○孔子曰以直報怨禮兄弟之讐不與共國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律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魯莊公釋桓公之讐於齊春秋譏之宋高宗楚襄王為讐人役貽憤萬世袁紹死於曹操其子譚乃投之以殺其弟天下笑之此見無道之有當報者彼徒知含忍者一於不報安得為中故或問曰南方之強不及乎中者也以其全憑氣質上做來未合義理之正者也○夫論強而以方言足見不是中庸義理之強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

○衽者習而安之也亦借意用字○衽金革猶言蹈白刃枕戈相似取蹈藉而安之意金革非可衽也而衽之白刃非可蹈也而蹈之戈非可枕也而枕之皆有藉而安之之意

君子之道也強者之事也一曰道一曰事南北之強其高下又可見矣

故君子和而不流

和以處衆易至於隨衆而流而乃能不流特立於衆人之中而無所依其勢易至於倚而乃能不倚達者志得多至於喪其所守窮者難堪多不能終其所守而乃不變塞焉至死不變焉所謂強哉矯者全在此四箇不字上盖衆人都被這箇打倒他獨植立得住不為之倒所以為強也○和而不流與中立不倚正相互說中立則非和矣猶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亦相互說甚矣

聖人語意之周也

中立而不倚此最難言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立猶未是強必至於不倚乃為強也如牽世皆出而我獨處是中立無依也若非見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堅少間未有不隨衆而出者如伯夷叔齊當武王之伐紂也天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同心同德之臣至三千人皆以為紂可伐而從周矣獨伯夷叔齊斷然以為不可至於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而死是真能不倚者也故韓文公作伯夷頌曰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寡矣至於一州一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天下一人而已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特立獨行亘古今窮天地而不顧者也

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謂其非聖人而自是亘萬世而不顧此言疑於抑揚太過而亦未足以語時中之聖者然其力行不惑之操真有中立不倚之風斯言足以發之矣又如孟世皆處而我獨出亦中立無依者也然非知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定少間亦未有不隨衆而處者也孔子當衰周之季歷聘諸侯之國而所如不合轍環不已當時晨門識之楚狂避之荷蕢非之沮溺丈人之徒又往往刺之雖親炙如子路者亦疑之數也矣而夫子以其不磷不緇之操終不為衆所讙而少毀其無君臣之心故曰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又曰果哉末之難矣蓋直欲排天地氣數而反之枝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置

之往席之上信乎所謂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者也故卒老于行而不悔其中立而不倚又何如哉○唐王績作過酒家詩云此日長昏飲非関養性靈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詩言志亦可以知其不能中立而不倚矣非惟不倚雖中立亦不能矣

和而不流蓋以處常言中立而不倚蓋以處變言和與人同中立與人異也下文又分處窮處達言和者柔德也中立者剛德也○一說和而不流者和而不一於和同而能異也中立而不倚者中立而不一於中立異而能同也愚謂說道理似不宜太拘於對偶前說於理似為自然乃面前道理也○中立不倚朱子語録曰如伯夷聞文王善養老他便来歸文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吾人此便是他中立而不倚處此說却是隨時處中之意似是將中立字重看了竊疑中立字只是對和字言此未為強也其強處全在不倚上如和而不流和亦非強也其強處則在不流上須看本文兩箇而字蓋此箇而字是轉語之詞非直串意也若要說得合本文意亦當如韓子伯夷頌之意方通正恐朱子意是如此或記者之不能詳耳○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亦一例強處全在四箇不字上

國有道不變塞焉既得人爵而不棄其天爵也國無道至死不變便是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強哉矯七強貌所以形容其強也

素隱行怪章

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費隱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一邪一正字同而義不同○此隱是僻惡之隱對正大而言正大之理人皆可知可能人或忽之惟索隱行怪適中乎人情喜新之病故曰足以欺世而盜名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乎朱子釋之以為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則索隱行怪之足以欺世而盜名也可知如讖緯之說非人人所能知則為所欺而得知來之名矣如陳仲子之行非人人所能行則亦為其所欺而得廉潔之名矣

索隱行怪原此等人其設心正要做此一種奇特出人處以取名於世以為不然則不足以得名兼之人情喜新故遂為所欺以成其偽名盖亦兩边病痛也○此等人自有厭常之心以為聖賢所為之事亦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未為奇特也故務知人之所不能知行人之所不能行冀以聳動乎人情殊不知天下道理但到中庸處便為至極而無以加了所謂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非難亦非易似易而實難不離乎近而有至遠者存不離乎卑而有至高者存不離乎淺而有至深者存不離乎洒掃應對而有精義入神者存盖雖愈近愈卑而愈覺其高且遠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既曰中庸又曰其至彼務為隱怪者豈足以知此哉

索隱行怪是賢智者之過半塗而廢固是不及然不必坐以愚不肖之名也盖過與不及是活套字元無指定名位若上章智愚賢不肖只是就生稟上分箇過不及耳今之說過不及者每

滞於此是以不得脫洒如南方之強君子之道亦是不及者
緊以為愚不肖則過矣
君子依乎中庸
依乎中庸只說得智仁至於遯世無悔方是智盡仁至處勇即
在中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正為此箇道理出於天而備
於我乃吾分內終身所當服行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有見
於此故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謂之費者以道体之散殊無乎不在者也謂之隱者所以贊費
之妙也
費用之廣也隱体之微也○本文只是言此道之用廣而且微

以廣則有不可知者耳未必將體用做箇骨子也章句云者朱
子解經法例如此蓋是平日勘破天下許多道理都出不得此
兩字遂用此兩字以貫之如邵康節先生每遇一物便截作四
段看也
費是率性之道隱則天之命也天命之所以為隱者何也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其所以造化萬物而各付以是理者皆莫可得
而見聞也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但此
章言費而隱先用而後體後章言夫徵之顯則先體而後用蓋
此以君子之道言道乃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故先自其著者言
之後章主鬼神言鬼神無形與聲者也故必先言其體之隱然
後章之言亦以明此章之義合而觀之則是君子之道雖費而

實隱雖隱而能費也一理也

請問隱之義按朱子云鳶魚飛躍費也必有一箇甚麼物使得他如此便是隱愚謂此非天命而何盖天道雖曰無心而成化而實陰陽五行之外無餘理也即是無心之心也○費只是無物不有無適不在隱只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如此說似不費詞○自古聖賢論道者多矣未有如子思費隱一章之精妙而該括者也

聖賢學問自是出人遠甚如君子之道費而隱若欲說到盡處雖累數千百言不足也而子思却都不用多費詞說只下面摘箇愚不肖者之能知能行上面摘箇聖人之有所不知不能大處說箇天下莫能載小處說箇天下莫能破中間是該了多少義理省了多少說話而道無所不在之意自已出於文字之外矣看他是何等見識何等筆力盖凡愚不肖者既可能在聖人則宜其無有不能者矣在聖人既有所不能則在愚不肖者宜乎斷不得與其能矣而今也在愚不肖者乃有此能而在聖人乃有所不能天下凡大者必不能小凡小者必不能大而今也其大至於天下莫能載而其小又至於天下莫能破此其道之費而隱也為何如哉甚矣子思之善於模寫道體之妙也下面鳶飛魚躍一節又豈特詩中有盡而已哉苟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亦孰能形容之若是○在夫婦一則曰可以與知二則曰可以能行在聖人一則曰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知二則曰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盡夫婦之能知能行者是萬分中有一分聖

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者是萬分中欠一分○聖人之所不知不能大槩是沒緊要事若大節目所在而有不知不能何以為聖人故言及其至也此至字不可解作至極義只說到那盡處則容有所不知不能者耳○聖人所不知不能者則名物事變日用常行不切之事則非已之所能必致與其勢之所不容如願者也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則名物事變非日用常行之所切者也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非已之所能必致與夫勢之不能如願者也皆非分內之切務斯道之極致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此特因言聖人有所不能而更上一步言豈惟聖人雖天地亦有不能盡者所以甚言君子之道費耳其實此章說道只指君子所當知當行者非併貫天地以體道也

天地之大或以形言或以道言主形言者謂若說天地之道大則天地已盡道了又何以說人猶有所憾主道說者以為此與後章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一大字俱以道言論語惟天為大亦謂道大也豈論其形邪言道之用廣雖聖人之德之盛不能盡雖天地之大亦不能盡也看來後說較長蓋知聖人之高於夫婦者以德不以形則知天地之大也亦以道不以形矣○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如何便憾得他曰如此則見得天地雖大於道亦止各得其一隅必非兼載生成方為道之全體耳憾只是未足他意惜其猶有未盡也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亦是有不足他意蓋天地雖大亦形而下者也

終不免囿於氣數道則形而上者也所以律乎形而下者也故
天地猶有可憾處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節

鳶飛天魚躍淵上摘一箇下摘一箇亦如韓退之所謂魚川泳
而鳥雲飛

化育流行上下昭著○化育流行就物上言易曰效法之謂坤
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就物言或謂道者率性之謂今云
化育乃天之命非物之性也曰此知性命之分而未知性命之
貫也易曰各正性命豈不就物言耶況童句乃謂化育之流
行者昭著於上下是盈天地間一天機也或曰此氣也又何以
言道曰鳶魚之飛躍氣也而其所以飛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
多理出來故理氣自相依而不相離
言其上下察也○謂即鳶魚之飛躍而見道之昭著於上下則
可謂上下止於天淵道之昭著於上下止於鳶魚之飛躍則不
可○曰上下察似只見是充塞天地其大無外言今曰總申上
文意則是亦無乎小者言如何曰雖愚不肖之夫婦亦能知行
此道此正與鳶魚之各率其性而能飛躍者同一機括可見此
道無微不入其小無內矣然推其類而舉其全則為道無不在
而其大無外矣實是總申上意若下文察乎天地則對造端夫
婦言之且承及其至也說來故為直指大者○曰上下察則凡
際天所覆極地所載或大或小皆在其中矣文以上文大小參
之即上下之昭著固所以為大而上下昭著之中一物之細一

塵之微亦莫不有是道則自有極其小者矣

章句以鳶飛魚躍爲道之用而或問必兼體用言之且用之廣者固可以言昭著體之微者亦可以言昭著乎曰是有說也蓋道之體用自判然不容以混而無別然其實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用在是體亦在是矣故朱子於章句屢析言之而於或問則又混言之所以互相發也如即鳶飛魚躍固可以見道之用活潑潑地即上下察也之意○朱子喫緊爲人處是要人就此體地便見得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不滯於一隅者處處皆道處處皆活也○或問鳶魚飛躍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者是自外面者言之謂其有以洞見夫道體之妙也其與謂必有

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又是就無心內言之謂心存則道存而自有以洞見道體之妙也非必俯而視夫鳶之飛仰而觀夫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蓋雖有鳶飛魚躍之天機而無必有事焉之心則道體之妙雖勃勃於目前其如吾之憒憒不了何此程子所以合子思孟子之言而流爲活潑潑地之論也精矣哉蓋實見得者自別也○本文既曰費而隱而或問乃曰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是隱者亦不爲隱矣何謂也曰此正以其體用一原也蓋其體之呈露亦止是於其用之昭著處呈露耳其實非有二也

從其至也察乎天地此聖人所以有不能也

察乎天地即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天地聖人之

所不能盡者皆在其中矣若鳶魚一節則不必專屬於遠大亦不必專屬於近小總申上意也新安陳氏獨以屬之遠大者似欠精切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再三誦玩此一段總是見道之無所不在也至於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則又甚之之辭以見道之無有窮盡處也言之不足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則其喫緊為人者活潑潑地布在目中而莫之捨矣遂申結之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婦以君子之道察乎天地而其造端乃在乎夫婦則體道者可不知所謹哉此章之旨大緊只是如此

讀此一章直是能使人有不敢離道之法蓋知夫婦之愚不肖皆可以與知與能乎此道則吾之未至如此之愚不肖者其可以自絕於此道乎知聖人之於此道猶有所不能盡處則吾之去聖人遠甚者又可不百倍其功而冀其有所造詣乎知天地之猶有憾則又當知天地雖大尚未能得太極之全體吾身雖微而太極之全體則實具於吾之一心故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苟弘其道則無天地贊化育又可以能天地之所不能矣知鳶魚之飛躍各以道則又當思吾為萬物之靈者當區區一世之民物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得其所所謂鳥獸魚鱉咸若可也由是論之益信乎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已矣

子曰道不遠人

道者人之道也何遠於人哉○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率性而已豈假外求哉○道不遠人者人外無道也○道者率性而已率性何以是道不遠人蓋性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

朱子曰人之為道之為如為仁由已之為不可以為道之為如克已復禮之為此說出於朱子再無容疑矣多少妥帖自在而或猶欲強而同之非也○又按孟子良知良能章註所謂所以為仁義之所以為正與此章則非所以為道之所以為同也○開端便曰道不遠人可見此章是為道在邇而求諸遠者發故章句每以高遠難行字來相形說

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此衆人與第二條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者同猶言人人也不是指蚩蚩之庸衆人如何以衆人望人猶是責以盡人之道但不責以高遠難行之事耳豈謂但以庸衆人待之乎

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云云○此章朱子分三節各一意朱子盖先入於張子正蒙之言乎恐張子之言未必盡是子思之意也盖忠恕貫天下之道其於上下文之意宜無不盡該非但指愛人一端而已也如大學云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則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一節亦忠恕之事矣又如孟子註云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邪

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則以人治人改而止一節亦為忠恕之事矣

忠恕違道不遠

盡己之心為忠愛己之心也推己及人為恕以愛己之心愛人也蓋盡己然後能推己愛人必本於愛己此所謂忠恕猶形影要除一箇不得也○按此忠恕二字與論語忠恕指意不同曰忠恕違道不遠是學者事程子所謂下學上達之義也夫子之道忠恕則忠當一恕當貫程子所謂大本達道之義也而朱子乃皆以盡己推己訓之者蓋曾子以夫子一貫之旨難言故借學者之忠恕以明之字義皆同其意致則異不可以曾子言忠恕二字之義為有異於此也亦不可以中庸忠恕之事為即夫子之一貫也當味論語註云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此與論語不同處不止謂忠恕有動以天動以人之別原來道字亦自不同蓋此道字只據當然之實理言乃衆人之所可知可能者也若論語道字則就聖人地位言所謂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者也故忠恕二字所指因之有不同者也

此本是恕之事而註兼以為忠恕者蓋己所不願處亦便是忠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又曰忠恕如形與影要除一箇不得○忠字雖均曰盡己之心然却有二義如為人謀而不忠乎臣事君以忠之類則盡己之心盡字須要做着力自盡說若夫忠字帶恕字言則所謂盡己之心者蓋自然而盡故曰中心為忠也

如施諸己而不願亦那所不願處便是忠也無忠做恕不出無
忠則恕之所推者云何盡吾之一心萬理皆具盡吾之心推之
於子則自有箇孝推之於父則自有箇孝推之於弟則自有箇
友推之於兄則自有箇恭以至事事物物但盡己之中心以推
之則無不各有箇見成道理在惟依其理而行之自無不得其
當此之謂忠恕違道不遠也若語其自然地位則即是一以貫
之者也

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
物恕也其義精矣張子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亦非以恕當
仁也其謂之盡仁即如孟子所謂求仁莫近焉之意但不如孟
子之言於仁恕之義自然有辨耳要之恕之熟者即是仁

子之道四

四者固聖人之所能知能行者而聖人不自以為不能何也惟
曰謙詞毋亦不近人情乎然味本文四箇所字及觀或問四箇
如字方知所謂未能者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不自滿其所至
而云然也○子臣弟友之道庸德也以此道而形於言庸言也
庸德而行之必踐其實使德有諸己也庸言而謹之必擇其可
若未能行而徒言不可也必其所能行者然後見於言是擇其
可也如此說方與下文之言顧行行顧相應則所責乎子之
謹之至則言顧行行之力則行顧言言行相顧則所責乎子之
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者亦既能如此矣所責
乎臣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者亦既能如此

矣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亦既
能如此矣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
施於彼者亦既能如此矣言行相顧如此君子其不慥慥矣乎
替美之者顧慕之意也以是為則而自勉也○舊說以庸德之
行以下為孔子自言自脩之事於君子慥慥一句不順蓋慥慥
贊美之辭不應夫子自言而自贊美且君子二字亦有碍而與
上文君子之道不同今當斷自庸德之行以下為正言君子之
道如此而欲以是為則而自勉則亦自脩之事但自脩意當安
在言外不當直入本文云吾於庸德則必行之於庸言則必謹
之而又曰有不足不敢不勉云也或問所謂於是於其所以
責已者反而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亦是以言外之意言之下收

宜辨別得明白妥帖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所謂庸行庸言所該自廣而意之所主則重在子臣弟友之道
耳如程子論誠者物之終始而曰至誠事父方成人子至誠事
君方成人臣者亦此意故下文曰言顧行行顧言言行相顧則
其所責乎子之所以事我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事父者亦既
能如此矣所責乎臣之事我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
者亦既能如此矣云君子豈不為慥慥乎

人倫有五君子之道四獨遺夫婦一倫者蓋此以責人責已言
不可曰所求乎婦以事夫未能也故遺之朱氏公遷乃曰道所
當然非所以求之閨門婦女也如此則易何以曰利女貞前章

又何以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朱氏此說誠為鑿矣題若出庸德之行至胡不慥慥爾須以言顧行行顧言截連上若舊說則當截向下

君子素其位而行　止　無入而不自得焉

自得者無不足於心之謂或者以為如此則是不願乎外意要作不失己為就事上說此亦一意如此拘則下條在上位在下位及正己豈不是亦素位而行意或問明白得者無不足於心而已安可誣也況無不足於心與心無慕外而援上陵下者自不同○素其位而行以事言不願乎外以心言以下文居易俟命句照看似亦難分

無入而不自得

按小註入字闊上四者特舉其槩蓋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道無不在所謂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要當隨時隨處而各盡其所當為均一富貴也而富貴等第不同均一貧賤也而貧賤亦有次第對其弟則位兄也對其兄則位又弟也對其父則位子也對其子則位又父也對其君則位臣也對其臣則位又君也以至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如此推之方說得素位而行意盡○無入猶言無適也所以自得者以其道之所在而安之吾何歉乎哉

素夷狄行夷狄素患難行患難非謂苟免而從夷也有道存焉此句俗多借以文其苟免之計差毫釐繆千里矣○論素位而行直至患難夷狄者非謂四者人人皆有之特言道無不在雖

夷狄患難而有是道君子雖在夷狄患難亦不離道耳○人之
處世非富貴則貧賤故對舉言之至於言患難則在平時可知
言夷狄則中國可知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是又舉此以見
彼也故未更云無入字該之○素富貴行乎富貴兩條章句分
貼素位而行與不願乎外不知亦是予患之意否故今看無入
不自得一句易混入不願其外之意看正已而不求於人一句
又易混入素其位而行之意至於君子居易以俟命一言又難
分析二意奎於所引射有似乎君子云云似益難於分貼而
朱子亦自不柰何矣此與道不遠人章分三節處後章尚未得
胸中洒然
在上位而陵下則是張其威福以剛制其下使在下奔走惴畏
以伸其勢故為慕外在下位而援上則是不安於其下之所當
為而陵分越等如為士也而欲自同於大夫為大夫也而欲自
同於諸侯或挾才恃功而有所要或言語動靜之有所忽是皆
慕外而然責人而不責已者也○不求人故不陵下不援上不
陵下不援上故無怨陵下而不待神則怨其下援上而有不得
則怨其上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只是替詞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
易平地也如素富貴則富貴所當行之道乃我安穩田地貧賤
患難夷狄皆然指分內事言○俟命指那窮通得喪處君子無
心計較也是俟命也○舍素位而行無可言不願乎外舍居易
無可言俟命

小人行險以僥倖

行險者不為其所當為必騁私智作聰明以為奸邪之事此險道也正與居易相反如此則或貧賤而求得富貴或患難而求徼幸苟免亦非其所當得者但幸焉而已耳故謂之僥倖且曰行險以僥倖則不未必得倖也○此章本言君子此無小人一正一反一勸一戒之意○居易者順理則裕也行險者從欲惟危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

君子之道四字宜連帶下面辟如行遠必自邇讀之不可於道字斷了故或問一則曰二句三則曰二句今人是作三句讀了以見不可以君子之道行必以漸為言蓋不以道字為理之

當然而以死字看了到下面行遠升高方說出進為字出不思

行遠自邇升高自卑即此便見道之無所不在也皆所以明君子之道費而隱者也

邇者卑者下學入德之事高者遠者聖人成德之域也總不外知行二者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首行之始而漸至於行之極然要之邇者此道也而遠者要亦不出乎邇之外卑者此道也而高者要亦不出乎卑之中○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若就實事体貼則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又如始於灑掃應對而終於窮理盡性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於平天下之類

子曰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

前後諸章明道之不可離是皆以其費言而隱即止寓於其中惟此一章則言鬼神之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為兼費隱也大抵只用鬼神體物不遺數字亦都說盡了只此便已見道之無所不在了便已見道之不可須臾離了蓋實有是物則實有是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理盈天地間一氣機之屈伸往来而不已焉此即理之所在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道容可離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程子之言為恐學者求鬼神於窈冥之鄉故曰此乃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說迹字略涉於見聞蓋此章之旨本謂鬼神無可見聞而卻能體物不遺也○天地之功用即造化之迹也造化指天地之作為處言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

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也○良能者其往来屈伸自然能如此不待安排措置也自然能如此處即其靈也靈則不待使之然而亦不能過其然乃所謂自然也乃所以為靈也

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至而伸反而歸止是進退二字耳要認得正而實若泥於返而歸之詞則異端所謂歸根還原者亦無得而議矣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返而將散朱子之說蓋本此○其以二氣言者亦言其屈伸各有所屬耳非實有兩箇氣而兩氣之外又別有一箇氣之貫者也故實一物而已

鬼神三段註盖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然後鬼神之義盡矣朱子之說重一氣上二氣則張子已說了○清嘗合章句三說而一之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也其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此鬼神天地人物一以貫之者也○陰陽非鬼神陰陽之能屈能伸一往而一來者乃鬼神也盖即氣機之動靜而已故曰二氣之良能也曰陰之靈也曰陽之靈也盖天地無心而成化者也○原陰陽之所以有是靈者盖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此其所以一往一來一屈一伸而不見其有窮已也所謂兩故化也知其兩故化則知其体物不遺矣無餘蘊矣

此章鬼神以往來屈伸者言流行之陰陽也所謂陰精陽氣魂游魄降乃是對待之陰陽非此章之本旨若夫陰精陽氣聚而成物則為神之伸矣魂游魄降散而為変則為鬼之歸矣合則為來而伸散則為往而屈流行之義也○或問所謂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者謂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皆主流行者言但一分為二耳不可謂錯綜就是雜對待者言先儒謂二氣以陰陽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流行者言恐未然朱子不云乎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又曰其實一物而已○如日月寒暑春夏秋冬風雲雨露山川陵谷禽虫草木之屬要皆是鬼神之傳舍也小註云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

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又曰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斯言要是借此示人以默會鬼神之所在耳若謂此即是鬼神則為視而可見聽而可聞矣且日月風雨之類其合也如何便為物之始其散也文如何便為物之終要之日月風雲之類亦物也皆鬼神之所體者也

以功用謂之鬼神兩故化也以妙用謂之神一故神也神字對鬼字而言則偏矣單言神則當得太極○或問引孔子告宰予之言而及鄭氏之註云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則知魂魄之云不足以盡此章鬼神之義也繼則曰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其意之廣乃此章鬼

神體物不遺之正義非止於人物之魂魄也○今人但知為父母所生而不知其所以生者固自有天地之氣在焉又母也而所生或男或女或賢或愚之不同者所值天地之氣不同也又今人但知天地間有許多物形而不知天地間有許多物氣有此氣方有此物方養得成此物其物方能生生而不息如今若將北方胡桃來南邊種必不能結子若將南邊老葉去北邊種亦必不成種何者以其鬼方元無此氣也如淡水魚放在海裏如何可活亦有隨地而變其元者如鄭之橘楚之橙是也今人墓中忽生鮑魚或樹葉之類皆是無種者為感於氣化之不常也朱子語類鬼神門載有人感猪氣而有猪毛及為猪鳴者此其氣之雜揉也○人身亦只是鬼神之傳舍耳故淵明有釋

神之說昔有道士成丹一日出神分付其人曰七日不還則燒我身其人不及七日而燒之道士神返而索其身不得甚怒罵之可見神自是神身自是身信乎人身是鬼神之會也

問祖宗沒已久後世子孫雖竭誠以祭豈有能來格之理曰祖宗雖已沒而有汝身在則祖宗之神固自有在也祭外神而致享亦是此理盖總是一箇神氣也此亦一本之理其分相當則其心相屬其心相孚則其神相格○草木有根人之根則在心祭祖則未必其祖之實我享然心根既絕其人必無久存之理不然亦必妄人也罔之生者也故有國者不重祭祀其國必危○神之格思之神即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者之鬼神何也藍田之說見於或問小註者詳矣精矣其言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耳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為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声色舉動之間乘間以知之則至著者也故下章曰至誠如神謂鬼神知來者以此○屈子遠遊篇有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彙以成兮此得之門此語與中庸之道只隔一間屈子未必北學於周公仲尼之道也而所言亦有相符者盖均之為造化門下人也其天資高其識趣妙於造化之理氣有自得焉耳○鬼神體物非謂造化生物也體字該生死為德猶言性情功効○為德二字最難解盖德者得也取得之義亦有二端有以稟受所得者言如明德達德之類則解之曰

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曰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有以學力所得者言如為政以德擾於德知德者鮮之類則解之曰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曰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也惟鬼神之德難以得義解其所謂德者乃其性情功效耳然難就以性情功效為德之義故為之說曰為德猶言性情功效故經傳中惟此一德字自為一例解之易曉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抑或者記之誤歟朱子又曰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信斯言也則張子所論鬼神僅得其體而程子所論鬼神僅得其用歟故學者於章句則當字字而精研之至於小註所集語類之言多出於門人之所記亦或其前後之異說其合於章句者則取之以為證佐發明其不合者又自為一例看則情狀之意也

功效二字當以下章所謂氣象功效例看可也

盛字意重在體物不遺上雖曰無費隱然隱只在費之中即所以體物不遺處無可見聞也蓋其運化機於無迹幹玄功於冥冥其曰視不見聽不聞亦是說他那合而為物之始散而為物之終處都無可見可聞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豈謂體物不遺之外別有箇不見不聞者為之體乎○鬼神之不測也且如天地間忽然光亮的而為日又忽然黑密的而為夜忽然凍膚裂齒指而為寒又忽然流金爍石而為暑風雲雨

露之屬忽然而至也莫知其從何而來忽然而止也又莫知從何而去人物忽然而動又忽然而生又忽然而死凡此皆鬼神之為也氣機默運自往自來不自屈自伸人孰得其形迹而執之哉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一時言今人多不解此理而錯認本文意也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如今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代序風雲雨露之變化皆可見可聞者也故指此以為鬼神則不可此等乃鬼神之迹也鬼神則是氣機之往來默運於其中者誰得而見之誰得而聞之然鬼神雖不可見聞但就物上觀之則物之所以始者陰之合也神之伸也物之所以終者陰陽之散也鬼之歸也是物之始終一皆鬼神之所為鬼神固無物不體無所不在矣道之不可須臾離也於此可見○以一歲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凡一歲之始終莫非鬼神之所為也以一日言之晝為陽夜為陰凡一日之始終無非鬼神之所為也又如人物之始生草木之方榮陰陽氣合之所為也人物之死草木之枯陰陽氣散之所為也又無非鬼神所在也又如耳目物也必壯之時耳目精明是陰陽氣合之所為也至於老大耳聾目昏則是陰陽氣散所為矣可見鬼神之無物不體處

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雖無形也而有以形天下之形又佯其形而反之雖無聲

也而有以聲天下之聲又併其聲而收之故曰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也○陰陽一合而物以之始始者神之伸也陰陽一散而物以之終終者鬼之歸也是其體物而不可遺矣○陰陽合散之陰陽也是橫的陰陽也○依章句云體物與幹事義例亦小異幹則外面有枝葉在體則再無餘物在外章句猶字亦自分曉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盛服兼冠履之屬不專指衣也衣與服不同衣特服中之一件故曰服周之冕又曰冕祭服之冠也論語羔裘玄冠俱是衣服之制內又周公成武王之德一節小註忘篤冕諸侯之服也可見服字所該之廣○不是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了然後有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也只就祭祀時所見如此見得鬼神之無所不體耳若謂必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然後有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亦未為體物而不可遺矣下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正為此也但不可專指祭祀時言耳○鬼神之妙充滿周匝於宇宙之間有觸斯應故一祭祀之間而遂洋洋如在其上 止 神之著也○其氣不必謂是陰陽之氣亦不可謂是鬼神之氣蓋此其氣字是指物之氣祭義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載夫子答宰我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

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云云蓋以形魄之為鬼而以其神之蒸蒿悽愴者為神也又自作一例論也然畢竟同是一鬼神

夫微之顯

言鬼神無形與聲而乃無一物之不體何也蓋凡無形無聲使在在著見而物莫能遺也

是無此事也君鬼神則雖是無形與聲然却是實有此事以故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凡天下之無形與聲者類皆僞焉而已矣惟鬼神也雖無其形無其聲而實有其理也故陰陽之合實有是合也陰陽之散實有是散也惟其實有是合故合則為物之始惟其實有是散故散則為物之終是豈容掩也哉

舜其大孝也與

大孝者非常之孝也下文云云皆大孝之實也然必以德為聖人序於尊富享保之上此又非偶然者故下節只提起大德與禄位名壽相對說○此大孝二字連功効都該了

德為聖人

大凡人能脩身慎行不辱其先或能改父之行變惡為美已足為孝而舜之德則至於為聖人則所以揚名顯親者至矣大孝也

尊為天子

凡人有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亦足以榮親而為孝矣舜德極其盛至於天與人歸而其尊為天子則其親為天子之

親尊親之至也非大孝乎
富有四海之內
凡人之養親或菽水可以盡懽或每食必有酒肉亦足為孝矣
又或儋爵而有百乘之入或受封而享百里之國則其為養已
崇而其為孝也亦已鮮矣舜則其富至於奄有四海之內任土
作貢皆可為養以天下養養二至也非大孝乎
宗廟享之
凡能不墜先世之緒克紹前人之休者亦可謂之孝矣今舜為
天子則當有數世之廟以祀其先祖與夫父為士子為大夫而
祭以大夫之數者有間矣此亦大孝也○宗廟享之謂宗廟享
舜之祭鄭氏謂舜享子孫之祭未然也

子孫保之
凡能燕翼其子若孫或得以嘗延于世者亦可謂之孝矣而舜
則紹堯有天下於是本支百世封有爵邑以嗣以續勿替引之
其子孫所保之業又非其他之比也亦大孝也○舜之子孫童
句不舉商均而乃及虞思陳胡公之屬者指其雲仍之遠者言
以見其遺澤之無窮所以為孝之大也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虞思者蓋虞君名思也有夏所封
以其女妻少康於難中與之田一成眾一旅因以邑復者也陳
胡公周武王所封其父在周為陶正武王以元女妻胡公改封
於陳故曰陳胡公胡公謚也依趙註如此說今謚法有彌年壽

故大德必得其位一條

若以大德當大孝則祿位與名壽都是大孝之實今却說大孝了方得那祿位名壽豈不與上文意背邪曰只看上文以德為聖人序於尊富享保之上便是有意在愚故曰章首大孝二字將祿位名壽都該了下節只把德為聖人做本領而以其他皆是聖德之致要之并歸於大孝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

此亦是即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與下文栽者培之同意并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實也亦見此節是因舜言也○言大德必得其位則可言必得天子之位則不可以舜事安在本文外為當○一說凡有德者皆必得其位有大德者必得天子之位下文不曰故大德者必受命乎此章之微旨也此說亦有理

必得其壽

上言尊富享保不及壽此乃言壽可見上文意重在大孝上全未有獲福意此方以德為主而言其理當得是福也

故天之生物

物字兼動植小註謂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以其本固釋栽者字極正當但雨露風雨字面却未是此只說得植物耳章句曰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氣字豈指雨露風雨之屬耶盖其氣即在那物身上是物自帶得箇培覆之理來也

必因其材而篤

言因其材而有所加也篤字非全好字栽者培之固篤也傾者覆之亦篤也皆因其本質之異而異其所加也篤厚也厚加也人多不悟厚之為加○故天之生物以下舊說天字重今看來因材意重

天道福善禍淫此理究竟如何蓋天地之氣有一陰一陽一善一惡人之所為亦有一陰一陽一善一惡方以類聚也天之生物因材而篤人之所為好則天地好氣自與他相湊聚若不好則那不好底氣亦自與他相湊聚故曰吉人行與吉會又曰吉人自天相也須知是實有此理○使天地若果無靈則人心之靈從何而出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文王無憂與大舜之無為正相類文王之無憂者以其父作於前而子述於後也舜之無為者以堯當其勞於前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於下也

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

如舜禹以瞽鯀為父則作之者非其人矣能無憂乎又如湯崩太丁未立而太甲之初立尤未免於顛覆典刑則在湯亦有遺憂矣武王雖有聖父然未受命而成王幼冲未克負荷向非有周公為之攝政則周之王業亦未可知然則武王亦不能無憂者矣○子述之文王蓋亦樂其業之有所托耳非必羨其代商而有天下也下文言

武王周公之事則聖人之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者豈文王貽謀之本心哉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為君臣夫子所以謂周之德可謂至德也○文王之無憂如何說是道之所在蓋無憂非道而其所以無憂者則道也父作之者積功累仁之事也子述之者繼志述事之孝也非道之所在而何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

纘繼也緒業也此正謂繼世耳一戎衣而有天下却是後日事也○詩云大王實始翦商此蓋周人推本周家克商之業所自始以迹言者也非以其心也後人因謂太王實有翦商之心朱子之釋詩又論語亦因之而未及有所改評雙湖胡氏嘗有論矣蓋據理言之當太王時商未有大失德也而太王又賢諸侯也君臣大義與天地並大節所在太王何至便敢忘之乎文以其勢言之太王始為狄人所侵百方事之而不得免危不自保乃率其民而遷之岐山之下當時實披草萊以與百姓共栖息田野山澤之利多有未發者民生日用之具多有未備者雖曰德盛而民歸然計其所得亦甫足償其所失而已亦何暇遽有異圖耶且以文王之德三分天下有其二尤不敢啓伐商之心此何時也乃敢輒萌非望之志乎大抵太王只為是季歷生一子大異常人意後日可以昌大其宗故有意於傳位屬季歷此亦人之通情也太伯知之遂托故避之以成父志其後文王遂大其國武王遂有天下後人因原其所自曰太王實始翦商而夫子又惟本文武之得天下由於太伯之讓季歷而得也故曰

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未必太王實有翦商之圖而太伯實以商天下為己物而委之於季歷也且書云王季其勤王家當王季時亦何王家之有蓋亦後人追而稱之云耳

武王末受命

味末之一字可見武王初未有利商之心而急於太統之集也易曰湯武革夫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況太伯之日乎○但曰周公成文武之德便見周公不是專擅也況在攝政之時乎○成文武之德曰德者尊親之孝固人子之德也

追王太王王季不言文王者蓋武王在時文王已追王矣但以末受命未暇推及太王王季耳○太王本號古公今不曰古王而曰太王恐如後世太祖太宗之義蓋周公以其為王迹之所起故如此追稱也又按史記載文王為呂望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此太公即太王也昔只謂之太公而今追王則謂之太王情理宜然也以世次言之文王於太王已稱為祖武王周公時則宜稱為太祖故曰太王欤曰王季者以不容單稱王故以季字配之古人重字如子思之於孔子亦稱仲尼云○太王王季既追王則祀以天子之禮不待言矣先公只祀以天子之禮則追王之禮固不與也○愚謂聖人制禮毫髮不苟先公只祀以天子之禮而不追王太王王季只追王而不加謚非独以親疎之辨亦以其功業之不同也故武王初得天下便追王文王至於太王王季姑俟熟議至周公乃成之信乎武王周公之孝

皆中庸之道也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皆得以生者之祿追享其親也○葬用死者之爵使死者得以安其分祭用生者之祿使生者得以伸其情○斯禮即是上祀先公之禮大王王季既追王則其祀以天子之禮不暇言矣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只管到無貴賤一也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自上而達於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自下而達之於上者也此言喪禮只是因言祭禮而及之耳於葬禮意尤輕○既曰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而下文只言大夫士所以為例也若父為庶人子為士則葬以庶人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庶人則葬以士祭以庶人父為大夫子為諸侯則葬以大夫祭以諸侯父為諸侯子為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為大宗矣蓋葬主死者祭主生者祭出於祿以祿享親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士庶人主祭禮言下文父為士數句亦重在祭上言皆得用生者之祿也葬禮只與祭禮相形言之蓋葬用死者之爵自周公未制禮之前已是如此故父為大夫以下不可以葬禮並言儀禮祭義篇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又曰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註云不敢以己爵加之也又曰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亦服以士服註云謂父以罪失位不成其為君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則天子可知大夫降者期降為大功大功降為小

功小功降為緦麻緦麻下則無服矣○葬祭只言大夫士者自諸侯至庶人而中舉之以見上之諸侯下之庶人可以類推也

○達乎大夫達乎天子皆自庶人達之也此達字與達孝之達字意殊不同雲峯胡氏之說非也

○既曰三年之喪又曰父母之喪何也父母二字最重者曰惟三年之喪則自庶人上達於天子者何也蓋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彼諸父昆弟猶可伸其貴已之義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者則初無貴賤之別也於此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故凡為父母喪者無貴賤一也語意是如此○新安陳氏曰父母之喪即三年之喪朱子謂中庸之意只是主父母而言未必及其他者也所謂未必及其他者或問小註吕氏曰三年之喪父母之

之外嫡孫為祖父為長子夫為妻而已父在為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為三年之喪但為父為夫屈〇期之喪所以達乎大夫者蓋父言生者為父君死者為君親親賢賢貴貴三者天下之通誼也三者相值則又隨所在而各伸其重天子者天下之主也諸侯者一國之主也則於期年以下之親皆其臣屬惟始封之君不臣諸父而已又安能一一為之服乎蓋其親不敵貴也若夫父母之服雖天子諸侯之貴不可殺者蓋貴不敵親也若夫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則賢賢之義亦在所伸矣○末節要看章句數箇推字與及字二則推文武之意以及夫王迹之所起二則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三則又推已以及

人也推已以及人此句指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至於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即所謂制為禮法以及天下者也上而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此猶只是一家禮制耳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三